



追问“网课爆破”： 防范已增新功能，涉嫌违法要惩治

本报记者 张蓉 钱橙计划通讯员 吕一含

近日，河南新郑三中女教师刘韩博上网课遭入侵后去世，引发热议。

刘韩博的女儿小王是浙江一高校大三学生。“我大三，我妹妹大二，我们从未想过我们20岁以后的人生，会再无妈妈的陪伴。”小王称，母亲生前遭遇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网暴。她向钱报记者提供了几段母亲的网课录屏视频。视频中，10月28日晚，多次有陌生人闯进网课直播间，以语音辱骂、共享屏幕、放歌等各种方式干扰课堂，而主讲人46岁的刘韩博手足无措。

两日后，刘韩博被发现在家中身亡，死亡证明认定为猝死。小王称，此前，母亲没有病史，医生推断可能是心梗。

11月2日，新郑市教育局发布情况通报，“10月28日，新郑市第三中学教师刘韩博在家上网课后意外离世。经公安机关调查反馈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，针对网传刘老师遭遇网暴事件，公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。”

尽管目前，刘韩博身亡和网课入侵事件的具体关联尚无定论，但恶意入侵网课的行为绝非个例，而是随着疫情后网课的兴起而不断演变恶化，甚至衍生出一套对网课进行爆破的产业链。

回头看：

没用上的“防爆破”功能

并不是所有的网课都会被恶意入侵。“网课入侵者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取的，能够成功入侵需要的是学生里应外合。”一些有类似遭遇的学生表示，“学校也往学生方面查了下，但也只能在班级内起到警示作用，并不能真正揪出‘内鬼’。”有老师说，班上的同学也会私下讨论，认为这样的行为太过出格。“现在的网课已经常态化了，如果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保护机制，对我们的课堂有很大的困扰。”

目前，在一些网络会议平台，只要有一个知情人向外界透露会议密码和个人信息，无数陌生人就可以肆意涌入，扰乱课堂。

今年9月，“网课爆破”现象曾集中爆发。全国各地学校刚开学，又受疫情影响上网课，为“爆破手”（网课入侵者）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。9月6日，腾讯会议发布《“防爆破”指南》，总结了会前、会中、会后的多种权限设置方式，比如，“限制准入”“锁定会议”“关闭自由聊天”“会后举报”等。9月8日，腾讯会议又紧急上线一键“暂停参会者活动”功能。

然而，并非所有老师都能够熟练地使用网络会议平台。小王记得，母亲自2020年初疫情暴发开始上网课，过去近3年间，由于疫情反

复，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上网课，但关于钉钉的一些功能，她仍问过自己和妹妹很多次。

46岁的刘韩博执教历史20余年，在多名学生的记忆中，她是位负责又充满耐心的老师。小王说，母亲上网课后压力变得更大，经常要同时给四个高一班、200多位学生上课，“每节课前，她都认真备课，她在家里的客厅上网课，声音很大，就像在教室一样，也会特意叮嘱我和妹妹不要出来。”

“她是个很隐忍的人。”小王自责地说，母亲去世后，自己才得知她已经遭受持续至少半个月的网暴。10月中旬，小王的父亲曾在家目睹过刘韩博遭遇“网课爆破”的过程。“那天，正在上网课的她情绪突然变得很激动，但还是想把课上完。”小王的父亲发觉异常时，侮辱性极强的语言已经攻占刘韩博的直播间五六分钟，他坚持替妻子关了电脑，课程提前半个多小时结束。小王说，事后，母亲也向学校反映了情况，但这场闹剧并未因此停止。

10月28日晚，谩骂和侮辱再次席卷刘韩博的网课时，依靠临时入群的一位班主任的帮忙，入侵者被踢出会议，刘韩博才得以将一小时的课上完。可那却成为她最后一堂课。

心理分析：

滞后于互联网发展的青少年教育

在网课入侵事件中，大多时候，“爆破手”们行事冲动又混乱，只是利用网课平台漏洞创造爽点，以此为乐。

去哪家族少年警校发起人王翠芳从事青少年心理教育近15年，在她看来，“网课爆破”现象暴露出：家庭和社会对于青少年的教育，完全跟不上孩子接触互联网信息输出的复杂程度，“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，但目前的普法教育，在网络层面是薄弱的。”

王翠芳认为，“网课爆破”现象背后，两类参与者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性格特征，但最终的动机都是“为了泄愤”。向外界分享会议密码的人大多出于对网课的讨厌和排斥，希望借助他人手段，干扰这项非他自主参与的活动。这类人的性格特征往往是以自我为中心，同时，缺乏责任感和道德感。相应的，入侵者则和网络遍布的“键盘侠”存在相似的心理机制——他们大多胆小、懦弱，缺乏社会价值感和归属感，在现实社会中很少获得关注，很可能成长于高管控的家庭环境，只有顶着相对安全的“面孔”时，才敢发泄无处表达的私人情绪。

“这群人其实每个社会阶段中都会出现，只

是现在，网络技术让他们有了更多的展示机会，手段更丰富，影响也更广更恶劣。”王翠芳进一步分析说，“网课爆破”的参与者也可以再细分为真实的和假性的。

起初，“网课爆破”或许只是一小拨人的“恶作剧”，但当他们将相关录屏上传到网络，就会引发情绪的传染和模仿机制，“尤其是一些心智不健全、正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，很容易被别人的情绪传染，进而模仿别人的不良行为，成为假性参与者。”王翠芳说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一些自媒体平台也应对“网课爆破”现象的扩大承担责任，“相关平台应该肃清这种低俗、恶劣的视频内容，防治它们带动不良社会风气，在寻求私域流量和承担社会责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，引导青少年走向更纯净的网络空间。”

刘韩博事件引发热议后，小王也因此陷入网暴的循环。小王告诉钱报记者，“有人发来私信，说妈妈心理承受力太差，怪不了别人之类的。”

“网暴的杀伤力可能比社交暴力、比被人打了一拳更可怕。”王翠芳说，面对情绪冲撞，人的身体机能各异，一些人可能受到更重的创伤。

专家说法：

“网课爆破”涉嫌寻衅滋事、侮辱、诽谤犯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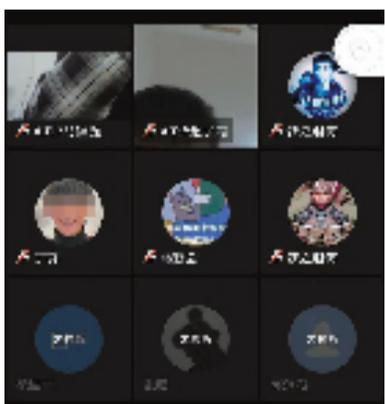
“网课爆破”绝非简单的恶作剧，而是涉嫌违法犯罪的恶劣行为。

北京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兆成称，部分人利用网络技术严重干扰正常教学秩序，已涉嫌寻衅滋事，轻则治安处罚，情节严重则构成寻衅滋事罪。“在刘韩博事件中，不法分子公然辱骂，煽动网络暴力，情节恶劣，很可能已构成侮辱、诽谤犯罪。”

如果施暴者是未达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，那么被害老师是不是就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呢？“这可能对法律的误解。”11月4日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发布视频称，“首先，对于民事责任而言，小朋友的无聊与恶作剧造成侵权后果，家长必须买单。其次，当前有大量的‘网课爆破’行为背后是有组织的，据说还有人用此牟利。如果有

刑事责任能力人利用无刑事责任能力人实施了侮辱、诽谤犯罪，可以按照间接正犯来处理，直接追究利用者的刑事责任。再次，即便被组织者的行为没有达到犯罪程度，但违反了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，组织者还可能构成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。”

在周兆成看来，“网课爆破”现象也暴露出网络会议平台存在监管和技术漏洞，“就刘韩博的事件而言，网络会议平台也应该因为自己的监管疏忽、处理滞后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。”周兆成认为，网络平台有责任强化网络暴力防范机制，畅通举报渠道和快捷的投诉处理机制，对涉及网络暴力的言论快速甄别及时处置，借助智能过滤手段发现和阻止网络暴力言论的发布，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网暴伤害。



“网课爆破”时的场景 受访者提供